



前漢孝元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荀悅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
樂陵侯史高大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至京中拜高爲
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
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薦諫議大夫劉
向以博學忠直爲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
諸侯王公列侯金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后
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爲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
皇后父禁爲陽平侯禁即魏郡元城人也其先齊田
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爲庶人時人謂之王家

田氏焉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捕逐羣盜
黨與及長吏多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
及通行酒食相連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
奉使不稱職免翁孺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
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興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
人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
土火相乘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
齊田氏乎元城東郭五鹿墟即沙麓地也今翁孺徙
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姪正君夢月
入懷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恠之相者言當大
貴年十八宣帝時入掖庭爲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見

殿內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者徵瑯邪王吉
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
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始吉居
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吉
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
因固請吉婦還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
東家樹完去婦復還其勵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河
南令以職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
冠遂去官以明經潔行自修上旣見禹虛已問以政
事禹曰古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
八匹墻塗而不雕木磨而不刻車服器物皆不文畫

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厩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爲奢侈臣下亦相倣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杯碗器物皆文畫金銀飾之厩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廐馬食粟患其大肥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如是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章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宮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遵制度唯陛下大減損輿服

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宮賢女留二十餘人餘悉歸之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厩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以爲田獵之囿餘皆復爲田以賜貧民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令自娛樂而已此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禹不勝眷眷不敢不盡愚上喜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以賑貧民凡禹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祿大夫王褒等七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登延賢俊招顯側陋觀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害甚者無出今年租賦江淮陂湖園池以貸貧民勿收租稅

賜宗室屬藉者馬一匹至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
帛吏民五十戶牛酒秋八月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
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人饑相食詔宮館
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
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
轉二萬斛穀以給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立皇弟音爲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
震毀落太上皇廟敗縣道及城郭宮寺屋室壓殺人
衆山崩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弟霸
爲王罷黃門乘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飲飛外池

嚴築池田假於貧民詔郡國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
下夏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
石右庶長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有差
荀悅曰賞罰者國家之利器也所以懲惡勸善不以
喜加賞不以怒增刑列侯重爵不可以虛加也秋七
月己酉地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東海翼奉字少君
待詔對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
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形猶
人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五臟病則氣
色變於面六體病則伸屈見於形地震者陰氣盛也
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

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
二后之黨滿朝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建章未
央宮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宜爲設員出其過制
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爲大水然極陰生陽反
爲大旱甚則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災是也奉又上
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起殷道聖人美之今國家
郊禘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宮室苑囿奢侈臣愚
以爲誠難安居而易改作欲陛下徙都洛陽安成周
之居兼盤庚之德改正制度無有繕治宮室不急之
費三歲可餘一歲之畜臣聞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
常者所以應有常必有非常之主然後立非常之功

願陛下留神慮上異其言奉好災異占候之術爲博
士諫議大夫是時史高典治尚書事而蕭望之爲副
然望之名儒有師傅恩上信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
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於天
下無二然衆庶議論休譽不專在將軍何也此誠有
所聞以將軍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
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
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
之古人疾其如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
賢難得故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故曰飽不俟食惑
之甚者今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

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在幕府即學士
翕然歸心薦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是顯示庶衆名流
後世不亦可乎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爲郎中
時蕭望之周堪劉向及侍中金敞安上子中正敢言
此四人者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比於
史高與望之不同恭顯皆嘗坐法腐形爲宦者自宣
帝見任用矣及上即位多不親政事遂委顯等望之
以爲尚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宴後庭欲
更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等有隙待詔鄭朋華龍
等者皆傾巧人也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更入許史
因求見上怨毀望之等恭顯遂令朋龍等上書告

之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候望之休沐日令二人
上書事下恭顯恭顯奏望之及堪向黨與相構譖訴
大臣謗毀親戚欲以專權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詔
謁者召致廷尉上不省爲下獄可其奏後聞繫獄上
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乃責顯恭即日出望之等令視
事顯恭因令史高言上曰陛下新即位未有德化聞
於天下先驗師傅既下獄又虛出之宜因決免之於
是詔收望之印綬及堪向敞連坐皆免而朋龍爲黃
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奸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
地人相食秋七月詔吏發倉廩府庫賑饑寒者上重
望之不巳乃下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厥功

茂矣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上方欲以望之爲宰相會望之子侍中散騎常侍中郎將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體大不敬請捕之顯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望之深怨望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傅恩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抑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德厚上曰蕭太傅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召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候者至望之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

生朱雲素剛直好節士教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嘗備位宰相年餘六十矣而入獄以求生不亦鄙乎遂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附手曰吾固疑其不就獄果然殺吾賢相太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伋嗣爵關內侯歲時常遣使者祀望之冢暨終世望之八子育咸由伋皆至九卿育初爲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殿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扶風大怒曰君課等六裁自斃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隨牽之育按劍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後曹遂趨出欲去官明日會詔召入拜

司隸過扶風府門而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車下咸由所在皆以功績著聞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有冠距鳴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以歸昌猛見單于益盛又聞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既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盟約曰漢與匈奴各為一家世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誅賞其有寇發兵相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世世盡無違盟昌猛與單于登弱水東山刺白馬以月支王頭所為飲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雖北猶不能為害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詛盟

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博謀羣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盡美矣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強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德頌聲並作及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內叛孝文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為程騎行五十里為程朕乘千

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勅四方無來獻當此時天下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於安西東過碣石至於樂浪北却匈奴數萬里南制南海爲八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啼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於道傍招神魂於萬里之外廓地秦大征伐不休而天下斷獄餘數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自古而患之何況反覆南方萬里外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卧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有之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

以往時羌渾言之暴師曾不滿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錢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捐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拯饑饉全元元也方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本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宜廢之無以爲上以問丞相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萬年以爲當擊之定國以捐之議是上乃罷珠崖郡民欲內屬者處之不欲者勿強上數見捐之言多納用後爲石顯所毀稀復得見其後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於上捐之欲因求見謂興曰令我得見上言君簡京兆尹立可得我前後

所薦皆如其言興曰縣官嘗言興逾勝薛大夫我易
助也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甚遠捐之曰令
我得代充宗君簡爲京兆尹京兆尹郡國之首尚書
百官本也天下宜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石顯上所
信用今且以合意則得入矣捐之因與興共爲奏稱
薦石顯又薦興京兆尹顯聞其議白之乃下興捐之
獄有司劾捐之興懷詐僞更相薦舉漏泄省中語罔
上不道捐之棄市興減死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
災本志以爲白鶴館五里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
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幸逸遊不正之臣勿在正位
病石顯之象也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

封故海昏侯賀子爲侯六月詔曰朕惟衆庶之饑寒
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官其罷
建章甘泉衛士令各就農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
陽者各三人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次位諸侯王
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於參詔太官無
日殺所供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觝
戲上林宮館希幸御者齊三服官北假官田鹽鐵官
常平倉博士弟子無置負以廣學者省刑罰凡七十
餘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
爲御史大夫禹奏言古者民無賦筭口錢今民生子

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加困產子輒不舉甚可痛之
宜令今兒生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十二乃筭又奏
言武帝時令人犯法贖罪入粟者補吏是以國亂民
貧盜賊並起郡國畏法則使巧能欺上府者以為右
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苛暴能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便巧者尊於朝悖
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行為犬豕財富勢足是為賢耳
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
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宜除贖罪
之法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罪無但免官則
貴孝弟賤賈人進賢能廉直而天下治矣十有二月

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初
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
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遂依康居而居
焉時諸葛豐為司隸劾舉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
間何闊逢諸葛上嘉之加豐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不
奉法度賓客犯法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
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獄收章窘迫馳車去豐
追之章因而入宮自歸於上豐亦上奏因收奪豐節
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前漢孝元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前漢孝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荀悅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免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過無出田租上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言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移陛下日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馳騁于戈縱姿於野不卹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還宮詔丞相御史大夫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月頒霜殺麥苗詔曰朕之不明無以知賢佞人在位指人壅蔽民漸俗薄去禮觸刑豈不哀哉其赦天下令勵自新各務農畝無田皆假貸種食吏賜六百石

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鰥寡孤獨高年帝秋七月己未大司馬車騎將軍
史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上自酌祭宗廟出便門欲御
樓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曰大夫
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頸以血汗車輪陛
下不得渡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曰主聖臣
直從橋安乘船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
如是耶乃迴橋廣德病賜安車駟馬免辛亥太傅韋
玄成爲御史大夫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
馬車騎將軍接者宣帝舅王無敬之子也冬十有二
月丞相于定國賜安車駟馬免子永嗣位至御史尚

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也賢而有行永以選尚
焉周堪復爲光祿勳與張猛皆給事中見親任而石
顯等數譖毀之劉向以草莽臣上書曰臣聞舜命九
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磬拊石百獸率舞及至周
之開基西郊雜集衆賢莫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息
忿爭之訟周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
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
萬國歡於外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
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諸臣和於
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貽我來麇下至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人在位而邪議滄滄相是而背君子其詩曰滄滄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杆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譖愬其詩曰僂佺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螻螻當此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日有蝕之亦恐之醜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謠言亦孔之將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

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弒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池二彗星見三野鷄夜鳴常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者一火炎十四長狄入中國三五石殞墜六鵙退飛冬靡有蜚鸛鶴來巢晝晦冬無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雷電失序水旱饑饉蝗蝻俱出衆災並起當此之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遲不能復興由此觀之氣和致祥氣乖

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德古今之通義也當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乖忤分曹爲黨更相譖愬不可稱言是以災異並起皆妖氣之所致也夫履襄周之迹脩詩人之刺而欲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令行善政而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消矣懷多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者賢人退群枉盛者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善惡相消詩曰雨雪麋鹿見睨曰消昔舜禹與驩兜共工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皆迭進相毀流言

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俱事於魯季孟與叔孫通並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而消孔子叔孫通故以大亂夫治亂之端在於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固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舉不爲朋黨禹稷臯陶更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而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引其類聚於朝故易曰見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與類俱進故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古今姦邪與賢臣並進在交戰之內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所以見誠災異所以重至

也自古聖王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方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今以陛下之聖明宜深思天地之心察兩觀四放之意鑒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唐周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時之變仰鑒前古之事宜放遠佞人之黨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明去就則百異消滅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顯等見其書而愈與許史比周而怨向向等遂禁錮十餘年初上內重周堪而患諸譖愬無所信時長安令楊興嘗稱舉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曰朝臣不可光祿勳何也興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旨曰非獨不可於朝廷

自州里亦不可臣前見堪等與劉向謀毀骨肉議者以爲當誅故臣前言不可也上曰然此何罪而當誅也今宜如何興曰臣愚以爲賜爵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忘師傅之恩此最計之得者上由是疑焉又惜其才乃遷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後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臣命之傳朕論議正直憂國之心以不阿尊事貴孤特寡助黜退往者衆臣每有災異託咎此人朕迫逼於俗不得專心堪出之後天變仍臻衆亦掩然堪治郡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稱說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知人朕有以自明也其復徵堪拜

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堪病卒而顯遂誣張猛
令自殺顯知專權恐左右耳目一日聞已者乃時還
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出使自白曰恐後漏盡還請
稱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人
上書告顯專命矯詔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下曰
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妬嫉欲陷害者
類如此非一愚臣微誠不能以一身快萬衆任天下
怨也願歸樞機之職充後宮掃除之後死無所恨上
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之益信任厚其賞賜貲至萬
數初顯殺望之知天下怨已因薦貢禹而深禮事之
明進賢不妬望之其設變詐以自解免皆此類也顯

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心欲附之因薦
奉世中子謁者遂爲侍中遂因言顯專權不可任上
怒免遂歸郎官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薦昭儀兄野
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上曰然昭儀兄也
恐後世以陛下越度衆賢私後宮之親上曰善吾不
見是乃不用野王曰人皆以內寵貴我獨以內寵賤
自此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矣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
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
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
一端也僞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尚也

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畧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綵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孝弟力田帛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

爲丞相左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弘所在著名迹法度條教爲後世所稱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六月詔曰元元之民困於饑饉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加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時災異數發上問言事得失者博士匡衡上疏曰夫朝廷者天下之楨榦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治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尅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皆在本也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

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宜正之本朝使海內昭然易其視聽道德興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然後大教成也傳曰審好惡治性情而王道興矣治性情之道必強已之不足而審已之有餘蓋聰明䟽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僞巧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矣今俗吏致治不奉禮讓而尚苛暴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陛下哀愍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

而今日赦令明日犯出相隨而入獄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不息是時赦令數故衡對及之荀悅曰大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太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太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群賊並起加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獲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威將爲群盜或刑政失

中猛暴橫作怨在繁多天下憂慘群獄姦昏難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爲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也徙杜陵初前將軍韓增舉之自宣帝時爲名臣矣上議出兵奉世曰虜無過三萬人而兵法當倍用六萬然羌衆弓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可四萬人守屯足矣奉世曰國家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無畏懼戰則兵挫守則不足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會臣恐中國之後不得止於四萬人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

決功相萬倍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兩裨將至隴西分兵數處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上谷羌虜衆多漢兵爲羌所敗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乃足上乃大爲發兵六萬人拜太常任千秋爲奮威將軍以助之奉世上書願得其衆不煩大將上不聽遂並進兵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八月天雨草如沙相摻結如彈丸是歲有獻雄鷄生角者本志以爲黃龍元初永光鷄變三見王氏僭位之萌也黃龍元年而宣帝崩上即位皇后將立應是正宮之中鷓鴣爲雄不鳴不將無距者貴始萌而未成

也元初元年封王婕妤父爲丞相由內史禁爲平陽侯
婕妤立爲皇后故應是也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即
丞相內史女之應也伏子者明已有子將距者尊已
成也以永光二年禁薨子奉嗣侯爲侍中衛尉始見
用雄雞生角明布威行權從此始也卒成篡之漸矣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奉世還以有功賜爵關內侯食
邑五百戶三月立皇太子康爲濟陰王夏四月癸未
大司馬王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許嘉爲大司馬車
騎將軍嘉上之元舅即廣漢弟延壽之子廣漢無子
嘉奉其祀冬十有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大霧復鹽鐵
官博士弟子貢以用不足民之復除故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所賑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
雍祠五畤六月甲戌孝宣帝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
蝕之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臣布職則群生和樂方
外蒙澤今朕闇於王道夙夜憂懼不通其理靡瞻不
眩靡聽不惑是以教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虛進事
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未同或緣
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詩不云乎今此
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
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秋七月
罷衛思后園及戾后園冬十月乙丑罷祖廟在郡國
者先是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景皆親盡宜

駿及郡國廟不依古禮宜止未及施行而禹卒於是
追思禹言乃下詔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弘等十七
人皆曰臣聞祭者皆由中出生於心者也惟聖人爲
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於京師之居躬親承事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尊之大義也五帝三五
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春秋之義父
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
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一切勿修奏可因
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
不奉祀置夷守而已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亭部北
原上以爲初陵詔曰往者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

以奉園陵今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分
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
耗之災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詩不云乎民
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初陵無置縣
邑使天下安土樂業無有搖動之心又罷先后父母
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效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祀后
土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
卒遣還冬上幸長楊布車騎大獵十有二月乙酉毀
太上皇孝惠帝寢園是時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博士
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

太祖繼太祖五廟皆迭毀毀廟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祫祭者言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周之所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焉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親盡而毀成王承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從毀以行爲謚而已臣愚以高祖受命定天下宜爲高帝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文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是宜皆就太祖廟序昭穆如禮

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德化茂盛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府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始等十六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序昭穆猶立廟而已世宗留不毀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有石隕於梁國六三月行幸雍祀五時秋八月有白蛾群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冬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上幸虎圈鬪獸後宮昭儀等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及上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婕妤曰人情驚懼何

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歎而嘉之傳昭儀甚慙由是與婕妤有隙婕妤即右將軍馮奉世之女傳昭儀者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上爲太子得進幸爲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輟地皆况延之甚寵有男是爲定國恭王上欲殊於後宮故曰昭儀位次皇后昭儀之號自此始也

前漢孝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前漢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 荀悅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爲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與母婕妤爲昭儀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魏郡太守京房棄市房字君明東郡人也爲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今何以驗之不賢上曰以其時亂君危而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

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刁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
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
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危亡房因免
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
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饑饉盜賊不禁
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言謂石顯上亦知
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
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是時
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欲試用
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爲刺史臣得通藉殿
中爲奏事以防擁隔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上

欲以房爲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爲刺
史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爲郡守房自請歲盡得乘
傳奏事上許之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霧氣衰
去太陽清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
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獨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
爲執事者所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霧氣復乘太
陽侵危此上大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
之間必有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
白詔止房無乘傳奏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
月言遯卦不交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七月
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房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

道也今湧水出道人當避死尚復何言臣獨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平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事有正生者非刺高而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先趨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効而死惟陛下無使塞涌水之災異當正生之必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霧丁亥霧衰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欲正離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巳丑有還風盡辛卯而太陽復侵危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用事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去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房

去月餘竟徵下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爲淮陽王求入朝謂房曰淮陽王入朝可以爲助因使房爲淮陽王求入朝奏草又房爲上道幽厲之事出對御史大夫鄭弘道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註誤諸侯闕導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一房治易事梁人焦贛贛爲外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其說長爲災變分爲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驗焉鄭弘坐與房言免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太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韋玄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

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副校尉甘延壽陳湯矯制發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郅支首傳詣京師時郅支強暴東擊烏孫西脅大宛諸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郅支不肯奉詔而困辱漢使上書驕慢曰康居困危已久願歸強漢是湯與延壽等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震今烏孫脅大宛欲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伊婁西取安息南排月支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郅支分離所在絕遠無城郭強弩之守如發兵直詣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以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

大策非衆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延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堅子欲沮吾衆耶延壽遂從漢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兵狀即引兵分爲六校尉其二校尉從南道逾葱嶺領經大宛其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萬餘騎救之數奔營不利輒却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土城漢兵四面推櫓楯並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賚帛書凡斬關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爲延壽湯擅興師

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
事皆不與湯故正宗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殺漢使
吏士以百數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討
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攬
城郭之兵出萬死之計入絕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五
重城塞翁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
昆山之西而掃谷吉之助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
首來賓群臣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
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之其詩曰騂騂惇惇如霆
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
獲非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下雖易之折首詩

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
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
爲遠况萬里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項之
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貳師李廣利損五萬之衆糜
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四十匹雖獲宛
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爲萬里之伐
不錄其過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盛於大宛郅支之
號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留馬延壽湯不煩漢使不
費斗儲比於貳師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
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
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

事之功則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
痛之上於是赦湯等矯制貪穢小罪封延壽爲宜城
侯湯爲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爲長水校尉湯
爲射聲校尉延壽北地人也本爲羽林士超逾羽林
亭樓以材力進湯字子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富
平侯張敞舉湯爲茂材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坐不獄
論敞舉非其人削戶二百會敞薨謚曰謬侯湯立功
西域世以爲張敞知人初宣帝時前將軍韓增舉馮
奉世以爲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與
諸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
匈奴發兵攻莎車師不能下而莎車遣揚言曰北道

諸國已降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之盟而背漢鄙
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
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
追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平威
振西域宣帝謂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世
以爲侯丞相將軍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
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使有
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令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競
逐利要功於夷狄爲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
之議及甘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世
前功曰比罪則郅支薄量功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

寡制勝則奉世於邊境爲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
爲禍深其違命生事則與奉世同延壽割地而封奉
世獨不見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別則
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爲前世事不錄
荀悅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
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
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
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
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郅支單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
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震山崩壅灞水安陽

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
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夏六月庚申復戾后園壬
申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
昭靈后武哀王衛思后昭哀后廟園上寢疾夢祖宗
譴罷郡國廟園上少弟楚孝主亦夢焉上召問丞相
匡衡議欲復衡言不可衡乃禱高祖孝文孝景廟陳
言禮正咎在臣衡當受其咎皇帝宜蒙福祐盡禱諸
廟上疾久不平皆復脩舊祀如故山陽社中大槐樹
吏民伐斷之其夜樹自復立故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諸妻

漢女以自親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爲闕氏
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爲
便郎中令侯應以爲不可許上詰問狀對曰臣聞北
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
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苑囿也至孝
武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漢北建塞徼起亭隧
築外城而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
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來寇抄無所藏隱從塞以南
徑深山大谷往來差難邊境長者言匈奴失陰山後
過之無不哭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
也今聖德廣被單于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

辱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燧今纔足
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
國有義禮之則刑罰之禁臣愚猶禁犯又况單于能
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設關梁以制諸侯
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單于
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
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
生慢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其子
孫貧困一旦走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婢奴怨苦
欲走者多自知匈奴中樂無柰邊侯急切何時有走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坦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之間稍稍率徒卒築治費功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一切息徭役十年之後百年之內卒有他變障塞敗壞亭戍滅絕當發戍屯治繕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衛必深得漢請永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以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上乃使車騎軍口喻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爲制度以

專衆心遂不罷塞焉皇太子冠初定陶恭王有才藝曉音樂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王皇后無寵上有意欲立定陶王爲太子數稱其才樂陵侯史丹者悼皇后之舅史恭之孫爲侍中護太子家於是丹進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絲竹鼓鼙之間是則陳惠李欽高於匡衡可爲相國也於是上默而笑後上疾甚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涕泣因以死爭之上亦以太子光帝所愛卒不易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太傅張譚爲御史大夫癸未復孝惠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廟園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匡

衡復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祀卒不蒙福請悉罷於是毀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廟罷孝昭太后昭靈太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廟園丞相御史大夫奏石顯及其黨皆免官顯徙居故鄉濟南憂懣不食道病死顯之歸也留其器物什數百萬以與故所厚萬章章不受曰石氏之禍萬氏反當爲福耶章者長安大俠爲京兆尹門下督嘗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趨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後京兆尹不復從章章旣游俠亦得顯力及王遵爲京兆尹誅豪桀乃殺章

荀悅曰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開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問焉孝文皇帝克已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爲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

其仁心文德足以爲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隳其
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
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
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楊朱
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遠佞
人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
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
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必太子
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
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
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畧或曰刑法宜輕或曰宜重皆

引爲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
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
不泥夫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
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
刑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
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
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
始必畧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
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
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
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

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嚴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末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畧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讚曰本紀稱孝元皇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聲曲分別節度窮極要妙少好儒術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人之風烈

前漢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

前漢孝成皇帝紀一卷第二十四 荀悅

皇帝以宣帝時生號曰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
鶩字太孫帝置左右三歲而宣帝崩及為太子嘗被
急召不敢絕馳道行元帝遲之以狀對帝悅乃著令
令太子得絕道行自此始也六月乙未即皇帝位元
舅侍中衛尉平陽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事有司奏言乘輿狗馬禽獸皆非不宜以葬奏可秋
七月孝元皇帝葬渭陵冬十有一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祖宗悼考廟災本志以為
悼考廟不正不宜立王鳳秉政不正之象也故立河
間王弟良為河間王有星孛於營室罷上林詔獄二

月賜諸侯王以下至吏二千石黃金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宗室有屬藉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戶牛酒粟五斛大赦天下右將軍長史妣尹使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起燒殺尹等十餘人封舅王崇爲安城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五人等爵關內侯王鳳兄弟八人第二曰曼早亡不侯夏四月黃霧四塞終夜下著地如黃土塵上問羣臣諫議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以爲陰氣侵陽氣之象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而侯非高祖之約故天爲見異以譴失行言者以爲然鳳於是乃懼上書言陛下初即位思慕諒闇故詔

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孛星赤黃之異咎在臣鳳伏願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日大義皆舉宜親覽萬機以當天心因乞骸骨辭歸上報曰朕承先帝盛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色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引過自欲辭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委任大將軍庶幾有感其專心固意輔朕不逮六月有蠅數萬集未央殿中朝者坐秋長信少府邵信臣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二十五所又奏冬生菜強加溫火非時而生人不宜以供奉養信臣字翁卿九江人也始爲南陽太守乃爲民興

利開通溝渠水門灌溉三萬餘頃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其化大行吏民親愛之曰邵父上賜信臣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化當爲第一遂入爲少府八月戊午有兩月相承晨在東方京房易傳曰君弱而婦人強爲陰所乘則兩月並出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瓠出於文昌宮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虵形以貫紫微宮冬十有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匡衡之議也衡奏議曰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大於郊祀祭天之南郊就天之義也祭地之北郊則陰之象也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今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

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鷄谷中阨狹百餘里汾陽即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帳吏人困苦百姓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殊未合於承天之意也昔周文武郊於鄠鎬成王郊於洛邑各因其居宜可徙郊長安又言郊柴饗地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候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用藁秸其器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故尚質貴誠以彰天地之德今甘泉紫微殿有文章刻鏤黼黻文繡之飾又致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鑿輅駢駒

偶人龍馬之屬皆宜勿修又雍鄜密上下時及陳倉寶鷄祠本秦侯以其意所立非禮也及北時皆高祖未定時立不宜復修奏可本志初秦文公獵於汧渭之間卜居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而下屬於地其口於鄜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宜祠之於是作鄜時郊祭白帝焉文王獲古石缶於陳倉北坂上祠之其神嘗以夜下光輝如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壇至地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雉夜雊名曰陳寶其神或歲數來或歲不至後秦文公作密時祠青帝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祀炎帝及高祖自漢中東擊項藉入關問羣臣曰吾聞

天有五帝今所祠有四何也君羊臣莫知其說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曰北時而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宗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及鳥獸豺獮有祭是以皇王爲之典禮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使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瑞災禍不至及乎末世饗祀無度昏黷齊明而神不蠲嘉瑞不降而災禍至矣昔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祠爲社烈山氏王天下有子曰柱能播殖嘉穀故祠爲稷虞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徧於群神又巡於四岳而柴祭焉及殷之十三世帝武丁祭之明日

有雉登鼎耳以雒武丁懼而修德夢得傳說版築以爲相殷道復興號曰高宗其後五世帝乙慢神悖禮震死及至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凡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其門戶井竈中霤是謂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淫祀有禁及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先王正人事而已不苟求福於神祇不由其道則神不饗也又有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山下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嶽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卿四曰陰

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琅邪八祠所從來久矣莫知其所起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祀上過則因祀之去則已長安南北郊之日有大風拔甘泉泰畤中木十圍以上者皆出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二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有神光並見閏月以渭城延陵亭爲初陵詔舉賢良方正二月北宮井水溢出南流元帝時童謠歌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本志以爲陰象春秋前有鸚鵡之謠後有來巢之驗卒有昭公居外之應

井陰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陰盛而滅陽竊
有宮室之象王氏之應又有童謠歌曰邪徑敗良田
讒巧害忠賢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
今爲人所憐本志爲桂樹色赤漢家之象不實無嗣
也黃雀王氏之象顛將有漢室辛丑上始祀后土於
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大將軍許嘉女也罷少府技
巧官夏大旱東平王牟有罪削二縣秋罷太子博望
苑賜宗室朝請者減乘輿廐馬丞相匡衡又奏郡國
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
應祀或疑無明文不可奉祀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
應祀請罷之又奏高帝武帝宣帝所立山川羣祠凡

百二十餘所非典皆罷之候神方士使者副使待詔
七十餘人皆罷歸

三年春赦天下囚徒賜孝弟力田爵三級諸逋租賦
賑貸勿收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京師人無故相
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號呼長安中大亂上親御前
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及上與後宮可
御舟船令吏民百姓上長安城羣臣皆從王鳳議王
商者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
不冒入城郭今政治和平何爲當有大水一旦暴至
此必訛言不宜令民上城重驚百姓耳止乃止有頃
長安中稍稍自定上歎美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甚

慙自恨失言渭城女子陳持弓年九歲走入城門入未央宮掖庭殿門門衛者莫見至勾楯禁中覺而得本志以爲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入宮殿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歷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後有王莽篡天下陳氏之後也秋八月癸丑大司馬將軍許嘉賜金安車駟馬免御史大夫張譚坐遷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爲御史大夫十二月戊申朔十有蝕之其夜地震未央宮中詔舉方正直言極諫長安人谷永者衛司馬谷吉之水對策曰災異之發各以象其類日蝕須女之分地震宮牆之內二咎同日

發厥咎不遠意者陛下志在閨闈不卹政事舉措失中內寵大盛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宴私之志放淫溺之樂罷倡優之笑絕不饗之義循禮而動力行不倦無淫於酒色無逸於游畋未有其身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婦之際安危之機也昔舜釐正二妃以崇聖德幽王惑於褒姒而周室淪亡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不專妬賤者咸進各得其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勿預政事以遠皇甫之類損女黨之權未有閨門理而天下亂者也夫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四輔旣備成王靡有過事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

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
賢退功則亂誠審思知人之術論才選士必稱其職
明度量以旌其能考功實以定其德無以比周之虛
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擁之憂
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妄進小人日消英乂日隆經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
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無乖叛之難
者德厚恩深無怨於天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
天下分崩離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誠宜選溫良
尚德之士以親百姓以治民命務省徭役不奪民時
使咸安土樂業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未有德厚

吏良而民叛者也此五者王政之綱紀臣聞災異皇
天所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誡經曰嚮用五福威
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恭御六沴既侵六極其
下惟陛下留神大將軍武庫令杜欽對曰臣聞日蝕
地震陽微陰盛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
陰夷狄者中國之陰春秋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
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妻不承夫或臣子背
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睹人事以考變異則
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
東諸侯無疆大之國邊陲夷狄無逆禮之節此殆爲
後宮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宮中之部其夜

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陛下內推至誠深思其變則各異何足消滅如不留神聽於庶事奢侈縱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欽字子夏目偏盲與茂陵杜業同姓字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盲子夏欽乃作小冠以自別於是更謂欽爲小冠子夏欽素依附王氏說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繼嗣重祖宗者也必即舉求窈窕之女不問其色所以助治內也姪姊雖缺亦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無厭女德無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

云或四三年言逸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源不可以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公被納讒之謗申生受無辜之罪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輔政宜因初始之隆尊九女之制爲萬世之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鳳白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之鳳又不能立制度修故事而已越雋山崩丁丑丞相匡衡免初封樂安鄉侯以關陌爲界初元年誤以平陵陌爲關陌多四百頃積十餘年郡乃定國界上計薄言丞相府衡諷掾屬郡不從

故所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鄉侯衡收租穀有司
奏衡監臨守主車地盜土於是坐免為庶人衡字雉
圭東海人父世為農夫家貧好學傭作以供資用尤
精力過絕人善說詩衡子咸亦明經術位歷九卿
四年春正月癸卯有石墮於橐四墮於肥累二罷中
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三月甲申左將軍王商為
丞相夏四月雨雪五月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袁
豐於殿中秋桃李實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
沉漑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敗
毀官寺民屋廬四萬所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桐
栢尤多巢中無子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

決不憂職自殺壬戌少府張忠御史大夫河隄使者
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
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嘉其功拜為光祿大夫賜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歲京輔都尉王尊領京兆尹
尊字子貢涿郡人也為人果勇初為護羌校尉送軍
糧而羌反絕糧道羌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突羌
虜得免後為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
行部至邛僂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
險後以病去及尊行部至阪上問吏曰此非王陽所
畏阪邪吒其御者驅之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居部二歲徼外蠻夷皆歸附會坐事坐免官會南山

羣賊數百人爲吏民害發校尉將射士千餘人捕逐歲餘不能擒於是至尊爲京輔都尉領京兆尹事旬月之間盜賊清平乃以尊復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殺白馬祠水神親執圭璧使巫焚祝暮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求之尊宿隄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走惟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稍却上嘉尊勇節秩尊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河平元年春正月匈奴復秣系單于遣右賢王伊邪莫演奉獻來朝正月旣罷使者送至蒲阪伊邪莫演言我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復還歸公卿議者

咸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單于屈體稱臣奉使朝賀無有二心而今反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開有罪之臣絕慕義之君假如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人詐降以卜吉凶如受之虧德沮善今單于自疏或使者詐僞反間欲因其生隙受之適合其笑使得歸曲而貴直此誠邊安危之源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不如勿受上從之問其降狀曰我病狂妄言耳遣歸復位如故又不肯令見漢使二月庚子泰山桑谷有鳶焚其巢巢然墮地有三鳶燬燒死長安男子石良劉歆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狀在室中擊之爲狗

而走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之或死或傷皆徇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夏四月乙亥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光祿大夫劉向曰四月交於五月同於孝惠日同於孝昭東井京師地且說其占恐害繼嗣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官并大鴻臚官秋九月復太上皇廟園是時刑書煩多上詔曰周之甫刑大辟之屬有二百今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所以天絕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其審核之務惟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時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法度徒學細

微小事以塞詔書而已本志曰昔周五刑之典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者至穆王命甫侯作五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稍稍煩多矣及至戰國韓任申不害秦用商鞅起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爲鑿額抽脅鑊烹之刑而法禁等酷矣至高祖初入秦約法三章號爲寬略網漏吞舟之魚然時尚有夷三族之令當三族者先黥劓左右指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有先斷其舌故謂之具五刑高后元年除三

族罪至於孝文遂除肉刑而斬右趾者棄市斬左足者笞五百劓罪笞三百率不勝笞多死孝景詔定捶令笞者乃得全及孝武之時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有姦猾巧法轉相比况死罪決事比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枕閣典掌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班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即傳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宣帝即位深悼之始置廷尉平元帝初立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今法律煩多自典者不能分明而欲以羅元元

之不逮斯豈刑之中哉其議定出令及至孝成重下明詔及公卿卒不能定昔荀卿言曰俗說曰古有象刑無肉刑是不然矣以爲古之人莫觸其罪邪豈獨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而刑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所謂象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荀卿之言既然今之除肉刑者本欲以全人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其本意矣故死者甚衆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吏爲姦賊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懲也故刑者甚

衆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死刑既重而生刑太輕民易犯之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治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慢由刑不正之故宜原其本刪定律令正其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盜吏受財枉法者皆從古刑詆欺文致細微之法悉蠲除之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民命全矣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尺爐分爲十一爐中消鐵散如流星飛去夏四月楚國雨雪

大如釜六月封舅禁爲平陽侯莽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同日受封故世爲五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職盈滿朝廷政事皆決左右常薦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才上召見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取衣冠臨當拜左右曰未知大將軍旨意上曰此小事何須問大將軍左右叩首固爭之上於是語鳳凰以爲不可乃止當權用事如此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刺史太守相皆出其門時五侯羣弟競爲奢侈起治第治百姓歌之曰五侯俱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其奢汰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

前漢書卷二十四
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永與齊人樓護俱爲五侯
上客各有所親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各得其歡
心交結士大夫無所不傾護醫者子也爲人短小精
辨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時人爲之語曰谷子
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其甚見信用也及護母
死送葬引車至二三千乘閭里爲之語曰五侯治喪
君卿爲天水太守免歸家大司馬王商親枉車騎至
其閭巷弔問之是時谷口有鄭子真西蜀有嚴君平
皆修行自保非其食不食鳳慕其名以禮聘子真子
真遂不屈君平卜於成都市以上筮爲業而可以惠
人人有非正之問則依著龜以言利害與人子言依
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其勢導之以善曰從吾
言者已過半矣或曰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
肆下帷而授老子經博覽無不通依老子之旨著五
十餘萬言李疆爲益州牧將發京師謂揚雄曰吾真
得嚴君平爲吏矣雄曰君備禮而待之其人可見不
可屈也疆以爲不然及見君平不可屈之歎曰揚子
雲誠知人可謂哲矣

前漢孝成皇帝紀一卷第二十四

